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外国文学卷

●主 编 韩作黎
●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(前苏联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.8
AN
3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文学卷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44B-4

(三)

[前苏联] 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~~李正德译~~

162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/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著;李雨钱译.-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外国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钢… II. ①奥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
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83 号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 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·618 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1

深夜里，晚班电车早就拖着它那破旧的身躯收车了。月光照着窗台，也照在床上。在窗前的一张小桌子上，丽达正在灯下低头写着日记。细细的铅笔迅速地滑动着：

5月24日

今天想把近来的一些感想写下来。谢加尔同志明天就去中央委员会工作去了，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。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，现在我才理解他的友谊对我们全体是多么宝贵。谢加尔这一走，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就要解散了。昨天我们大家在他那里呆到深夜，检查我们的那些“辅导对象”的成绩。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在那儿，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屠弗塔。我就见不得这位“万能博士”！谢加尔非常高兴，因为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很出色地驳倒了屠弗塔。是啊，这两个月可没有白过。既然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，你就不会惋惜费去的精力。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调动。

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。“您代我教下去吧，”他说，“丽达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你们有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。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不守纪律的缺点，他只知道用奔放的情感去生活，而这种感情，会使他走弯路的。丽达，根据我对您的认识，我认为您将是她最合适的指导员。祝您成功。记住给我往莫斯科去信。”

他临别时对我这样说。

团中央委员会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。这个人，我从前在军队里就认识他。

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了。我现在把杜巴瓦描写一下：他是一个中等身材、身强力壮的人。1918年入团，1920年入党。他因站在“工人反对派”方面而被撤消共青团省委委员资格。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天他都向我提出些离题很远的问题。在他和我的第二个学生尤列涅娃之间，经常发生小的争执。就在第一天上课时，杜巴瓦就把尤列涅娃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指责说：

“我说老太婆，你的服装不够整齐。既穿军服，就得穿皮裤裆的马裤，戴布琼尼式的尖顶军帽，再挎上马刀，不然，就是个不文不武的‘四不象’了。”

尤列涅娃也不让人，我只好从中调解。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。今天先写到这里吧。

骄阳似火，车站天桥的铁栏杆热得烫手。一群疲惫不堪的、无精打采的人走上了天桥。这些人并不是旅客，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人，大多都要经过这座桥。

保尔从天桥的最上面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。她比他先到车站，正看着那些走下桥来的人们。

保尔在离她三步的地方站住了。她没有看见他。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仔细打量她。她穿着条子布的衬衫，蓝色的粗布短裙，一件柔软的短皮上衣搭在她的肩膀上。晒黑了的脸衬着松蓬蓬的头发。她站在那里，头稍稍仰着。强烈的阳光迫使她眯着眼睛。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神情看着他这位同志兼教师。同时，他也第一次意识到，丽达不仅是一个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，而且也是……但是他一察觉竟出现这种“荒唐”的念头，就马上责备自己，并且立刻招呼她说：

“喂，我站在这儿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小时了，你还没看见我。现在该走了吧，火车已经进站了。”

他们走到了检票口。

昨天省委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，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。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车次太少，发车的时间由车站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 5 人小组控制。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，任何人都不能进站。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该小组的卫兵把守，挤满了人的列

车最多只能运走 1/10 急于要走的人。谁也不愿意留下,因为行车的时间不定,说不定一等又是好几天。成千的人冲到了进出口,企图冲向那难上的绿色车厢。

保尔和丽达想走进月台,却怎么也办不到。

保尔熟悉这里所有的进出口,他就领着他的同伴通过行李房走进月台。他们费好大劲儿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,车门旁边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,他不停地重复着这样的话:

“告诉你们,车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,有命令,不许站在车厢连接板上和车顶上。”

急于要上车的人都气势汹汹地向他冲去,把交通管制 5 人小组所发的四号乘车证塞到他的鼻子跟前。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这样争吵着,叫骂着。保尔看到用普通的方法坐这班车是没有希望的,但是又非走不可,要不,就赶不上开大会了。因此他把丽达叫到一边,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:他先挤上车,然后再打开窗子,从窗口把她拉进去,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办法。

“你把那件短皮上衣给我,它比什么特别乘车证都有效,”保尔说。

他把丽达的皮上衣穿上,把手枪插在兜里,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。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,自己就向四号车厢走去。他很不礼貌地把旅客推开,一只手抓住了车门的扶

手。

“喂，同志，你到哪里去？”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话了。

保尔回头看了这矮胖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眼，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声调说：

“我是本区特勤处的。我们要检查乘车的人是否全有交通管制小组的乘车证。”

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看了看他露着的手枪柄，用袖口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说：

“好吧，只要你挤得进去，你就检查好了。”

他用尽全身力气连推带撞，拼命朝里面挤，虽然遭受了无数的责骂，但终于挤到了车厢中间。

“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，究竟要往哪儿闯？”当他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，她向他叫道。

这个胖女人肉球，勉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，两腿中间夹着一只油桶。所有的铺位上，都放着些铁桶、箱子、口袋、筐子。车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保尔不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，问她：

“您有乘车证吗，女公民？”

“什么乘车证？”胖女人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检查员没好气地说。

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伸下脑袋，用嘶哑的声音喊道：

“瓦西卡，从哪里跑出这个可恶的家伙？给我揍他一顿。”

一个又高又大、胸脯全是毛的家伙，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。他对保尔瞪大眼睛。

“干吗要找妇女的麻烦？你要什么票？”

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下来8只脚。这些脚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着，非常神气地嗑着瓜子。显然这是一帮经常在铁路上来往的投机商人。保尔暂时没有时间和他们纠缠，让丽达上车要紧。

“这是什么人？”他指着窗户旁边的木头箱子，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。

“唔，是那个女人的。”老工人指着两只穿着褐色长袜子的大粗腿回答。

必须打开窗子，可是这个箱子碍事，又没有地方放它。

保尔把箱子提起来，交给它的主人——那个坐在上面铺位上的女人：

“请您暂时拿一下，公民，我要开窗子。”

“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？”那个塌鼻子女人大叫着说。

“季莫卡，你看什么人在这儿胡闹？”她又向她的邻座求援似地说。于是那个人就从上面踢了保尔的后背一下，说：

“喂，赶快走开，你这个癞皮狗，不然，我揍死你。”

保尔咬着嘴唇忍受了背上这一脚，打开了窗子，“同志，请你稍让开一点。”他请求那个铁路工人。

他又把一个铁桶挪开了一点，腾出地方来，站在窗口。

丽达早就在车窗外等着了，她赶紧把旅行袋交给他，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胖女人腿上一扔，马上把身子探出去，抓住丽达的手，把她拉进车厢。丽达一到车里，这帮奸商就怪叫起来，弄得她不好意思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只好抓住上座的把手，站在一个下铺的边儿上。周围是一片谩骂声。上铺那个大嗓门咆哮起来：

“瞧这个混蛋，自己爬进来还不算，把一个娘子也拖进来了！”

上面又有一个没露出脸来的人凶恶地叫道：

“季莫卡，在鼻梁上给他一拳！”

上面坐的那个女人也老想瞧机会，把木箱放在保尔的头上方。四周都是这一帮流氓坏蛋。保尔看见丽达站在那样的地方，后悔不该让她到这儿来，但总得想法子给她找个坐位。于是他对那个叫作季莫卡的人说：

“公民，请你把东西从过道口挪开，这位同志还站着呢。”可是那家伙却骂了一句令人生气的下流话。保尔右眉的上边像针扎一样疼起来。他勉强控制着自己，向那个流氓说：“下流坯子，这样说话，你要得到惩罚的！”但马上有人从上面在他头上踢了一脚。

“瓦西卡，再给他点颜色瞧瞧！”周围的人都一齐像疯狗似地乱叫道。

这样，保尔再也不能遏制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怒火了。

“你们这帮可恶的投机商，还敢欺负人？”他两手一撑就蹿到了中铺坐位上，举起拳头，朝着季莫卡的蛮横嘴脸猛力打去。他打得那么有劲，那个投机商人一下就倒栽下去，掉在过道里的人们头上。

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4个人的鼻子，厉声喝道：

“你们这些坏蛋，统统都给我滚下来，不然，我就要你们的狗命。”

这样一来，局面完全不同了。丽达也在密切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，要是有人抓住保尔，她就准备向他开枪。上铺的人都被撵了下来。那些贼头贼脑的家伙连忙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。

保尔把丽达安置在才腾出来的空位子上，轻轻地告诉她：

“你在这里坐着，我去和这些家伙算账去。”

丽达赶紧拦住他说：

“难道你还要去和他们打架吗？”

“不和他们打架，我去一下很快就回来。”他安慰她说。

保尔把窗子打开，跳到月台上，几分钟之后，他已经到了他的老上级肃反委员会的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室里。布尔麦斯捷尔听了保尔的话，马上下令让四号车厢上的人都下来，检查所有人的证件。

由 10 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队，把车厢来了个彻底大检查。保尔仍像原先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一样帮助检查了整个的列车。检查完后，保尔就回到丽达这儿来现在车子里完全换了一批新的乘客——出差的干部和战士们。

他只能在最下层的一个角落上给丽达弄了一个坐位，旁边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。

“这样就行，咱们将就着坐吧。”丽达说。

丽达和保尔两个被一捆捆报纸和邻座隔开，坐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，一边想着刚才那段不太愉快的插曲，一边狼吞虎咽吃着面包和苹果。

列车缓缓地爬行着。由于车辆失于检修，又超载过多，走起来咯吱咯吱直响，轮子到了铁轨接头的地方车就要震动一下。傍晚时车厢黑暗下来了，接着，夜幕便掩住了敞开的窗子，车里一片漆黑。

丽达非常疲乏，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。保尔坐在坐位的边儿上，垂着两腿抽烟。夜晚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。车身的震动把丽达惊醒了。她看见了保尔抽烟的红光，心想：“他是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；显然他不愿意太接近我，免得我难为情。”因此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：

“柯察金同志，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礼貌丢掉吧，来，您也躺下歇一会儿。”

保尔就和她并排躺了下去，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他的浮肿

的腿。

“我们明天的工作是繁重的。睡吧，你这爱打架的家伙。”她亲热地搂住他，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正贴着他的脸。

在保尔心中，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她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，他的政治指导员。但是她究竟还是一个女人。这一点，他是今天在天桥上才初次发觉的，所以她的拥抱使他有些冲动。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，她的嘴唇已经跟他十分靠近。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，但顽强的意志终于使他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。

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，所以她在暗中笑了。她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人的痛苦。她曾经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，而这两个人都先后为国捐躯了，一个是仪表堂堂、身材高大的旅长，一个是生着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。

在车轮的有节奏的响声中保尔很快就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吵醒了。

丽达很晚才回到她自己的房里，在她那不常打开的笔记本上又写了以下的几行：

8月11日

省代表大会结束了。整个的责任都堆到我的头上。阿基姆、米海洛，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到哈尔科夫出席乌克兰代表大

会去了。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的证件。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共青团担任书记之后，他每天下午就不再来上课了。他的工作很忙。保尔还打算上课，但是，有时候我没有时间，有时候他又被派到什么地方去。由于铁路情况严重，他们经常被动员出去，扎尔基昨天到我这里来，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了些人过来。他说，这些人目前他也非常需要。

8月23日

今天我从走廊里走过时，远远看见在管理处门口站着潘克拉托夫、保尔和另外一个陌生的人。我又往前走，听到保尔正在那里叙述一件什么事情，他说：

“那边都是一些十足的坏蛋，全都枪毙也不可惜。他们说：‘你们无权来干涉我们。这里的事有铁路林木委员会作主，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。’他们那副嘴脸呀……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之处！”

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些最难听的骂人的话。保尔一看见我，脸都白了。他甚至没敢正眼看我一下，就连忙走开了。这一下，他大概会好久不到我这里来的，因为他知道，我是不许任何人乱骂人的。

8月27日

形势越来越复杂了。今天举行了一次常委会的秘密会议，由于组织纪律，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形都记下来。阿基姆从县里来了。他心情很沉重。昨天运粮专车又在帖帖列夫地方出了轨。我想干脆都丢开不记了，总是记得这样零零碎碎的。我在等着柯察金。今天曾经见过他，让他和扎尔基他们5个人在组织一个公社。

一天中午，丽达给保尔去了个电话。说她晚上有空，要他到她那里去谈谈上次没谈完的那个问题：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。

晚上，他走到大学环路那座房子的门口，抬头一看，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。他跟平时一样地奔上楼梯，用拳头在门上敲敲，还没有等到应声，就推门进去了。

在床上，在男同志们没资格在上面坐一会儿的那张床上，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。丽达坐在他旁边，双臂紧紧地抱着他。他们正高兴地谈着话……丽达把容光焕发的脸转向保尔。

那军官移开丽达搂着他的双手，站了起来。

“让我来介绍吧，”丽达握着保尔的手说，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达维德·乌斯季诺维奇。”那位穿军装的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，一面说。

“想不到，来的这么快，”丽达笑着说。

保尔跟他的握手是很冷淡的。一种说不出的委屈涌上心头，他看见了达维德·乌斯季诺维奇袖子上那正方形的军衔标志。

丽达正要说什么，但是保尔拦住她说：

“我只是跑来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，你用不着等……正好现在你又来了客人。那么，我走了，伙伴们正在下面等着呢。”

正如突然出现一样，他又突然消失了。大门砰地响了一声，一切又都静下来。

“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丽达回答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，含糊地说。

在天桥的下面，一辆机车正呼哧呼哧地响着，烟囱喷出了一股股火星；它们疯狂地飘舞着，盘旋上升，接着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。

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，望着岔道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，无声地对自己说：

“柯察金同志，我真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一发觉丽达有个丈夫，就那样难过呢？难道她告诉过您，她没有丈夫吗？即使她这样说了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这件事叫您这样难过？何况，我亲爱的同志，您不是一向把这种关系只看作是思想上的友谊吗？……您为什么要那样莽撞哟，啊？”他讥笑地反问

着自己。“如果他不是她的丈夫？假如，是她的兄弟或叔叔？……要是那样，你就做了一件蠢事——无缘无故地使一个人难堪。显然，你完全是一个地道的粗人，一点礼貌也不懂。得了，以后你别再到她那儿去啦！”

汽笛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天不早了，该回家了，别再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啦。”

在索洛缅卡，扎尔基，保尔，快活的金发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，调车场共青团书记尼古拉·奥库涅夫和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斯焦帕·阿尔丘欣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。

他们弄到了一间房子，下工后就擦洗、粉刷、油漆，一连忙了3天。在第4天，房间里就布置整齐了。在白得耀眼的墙壁上，挂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。

他们在两面窗户中间钉了一个搁板，摆了一堆书，在房间中央，摆着一只巨大的、粗呢子已经拆下的台球台，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。这东西白天是桌子，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。此外，他们又把各人的东西全搬了进来。

富有管家才能的克拉维切克开了一张公社资产的清单。现在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公共的财产了——薪水、口粮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，都必须平均分成5份。只有各人的武器还是私产。公社社员一致决定：社员如果不遵守公社关于取消私有制的规定，或是欺瞒同社社员，都得受开除的处分。